

遊 戲 夷 族 美 人 窩

戲 說 毛 澤 東 之 二 十

● 劉 昌 博 (自 由 作 家 · 中 外 雜 誌 特 約 撰 述 委 員)

微 服 出 遊 高 潮 迭 起

毛澤東在滇東北的烏蒙山區，微服出遊，隨興觀賞當地苗族一年一度的「踩山花節」；節慶的高潮是男女對歌。所謂的「對歌」，即是青年男女相親尋偶的情歌唱和，雙方即興應景編歌，一問一答，高潮迭起，頗有看頭。

當他眼花撩亂又聽的入神時，殊不知身邊那位當嚮導兼翻譯的苗女，碰上了一位刁蠻的傣族姑娘，彼此看不順眼，先是編歌嘲諷與對罵，繼而在人群中扭打起來，搞得節慶場內起了騷亂。

於是，當地的警察為維持秩序，不分青紅皂白，把毛澤東和兩名扭打一團的土著少女，統統抓進入警局。由於，曠場上的節慶活動節目，每年雷同，千篇一律，了無新意；故而許多觀眾偏對兩位美少女爭風吃醋，扭打一團，抓進警局的事兒，感到新鮮有趣，跟著追隨看熱鬧。以致警局門口及兩側窗戶外，都擠滿男女老幼圍觀者。

當時頗傳紅軍快要進襲烏蒙山區，人心

浮動，對於擾亂社會治安秩序的事情，十分敏感，可大可小。警局主管為了慎重乃親自審詢：「哼！你們三個搗蛋傢伙！格老子的，真會挑時間嘛！」這位警官很不耐煩地說：「今天是踩山花節！遊客雲集、龍蛇混雜，紅軍又快打來了；咱們幹警察的忙得暈頭轉向，你們偏來找麻煩，不修理一頓，難消心頭怨氣！」

然後，他把站在面前的三人打量一下，似乎有了驚人發現，起身指著那位傣族姑娘的鼻子揚聲說：

「噫！妳不是『小辣妹』嘛！怎麼今天又來了？咱們警局成了妳的客棧啦！」這位警官忽側身指著另一位苗族少女，十分驚訝地說：

「噫！妳不是『小巫女』嘛！真是稀客！失敬得很！妳的阿媽『老巫婆』可好嗎？好久不見了，巫術功力更厲害了吧！妳們兩位打起架來，門當戶對，棋逢對手嘛！難怪曠場上的表演節目，都沒妳們的演出精彩，

有號召力啦！」

警官甫說完，逗得門口及窗外的群眾都哄笑起來，兩位打架的姑娘也抿嘴發出笑聲。「我在審案，不准嬉皮笑臉！」警官嚴肅地斥責說：「妳們兩人在公共場所扭打，妨害會場秩序，本應嚴重議處；姑念年幼無知，網開一面，從輕發落，每人科罰鍰大洋二元；否則收押女牢關三天。」

「我們身上沒有哪麼多錢繳罰款！」二女同聲哀求說。

「沒有錢？我向妳們的家長催收！」

「警官！哪樣做咱們回家會挨打受罵！」二女趨前向警官苦苦哀求，尤其那位苗族少女，她是首次抓進警局，身心惶恐，兩串淚珠掛在白潔的臉龐上，梨花帶雨，悽楚可憐。

這時，毛澤東不忍見她倆關進監牢，同情心油然而生，於是從口袋內摸出四塊大洋敲數了一下說道：

「警官！我願代繳罰鍰，請不要為難她們！」

「好哇！你這個外地人，還算有情有義嘛！」警官半調侃半警告說：「我看你有眼無珠，色膽包天；同時沾上這兩個烏蒙山區的女煞星，真是活得不耐煩啦！」

「有這麼嚴重嗎？」

「這位是烏蒙山區北麓傣族土司瓦乃木的么女——刁蠻公主阿卡娜，外號『小辣妹』，身手了得，刁蠻任性。這位是烏蒙山南麓苗族土司莫酒猛的小姨子阿詩芬，她的母親是位巫術無邊的老仙娘，家學淵源，她也會了些。」警官感慨地說：「好心的外地人，但願你走的只是桃花運，當心！別作客死異鄉的風流鬼！」

「警官！你別胡說八道，嚇壞人家！」
 阿卡娜和阿詩芬同聲插嘴糾辯。

「外地人！你叫什麼名字？哪裡人氏！幹啥營生的。你跟小辣妹及小巫女認識多久了？是什麼關係？」警官轉身向毛澤東問話，像連珠炮般的問題發射出來，咄咄逼人，彷彿要透視他的身心。

絕處逢生挽回一命

毛澤東胡編了假名假姓，從容地答話：

「我名叫張湘風，湖南長沙人，祖傳行醫，這次來雲南採購名貴中藥材，跟二位姑娘是今天在節慶的曠場上才認識的，彼此間的姓名都不知道，哪有什麼『關係』！」

「妳們跟這位張先生是今天才認識，屬實嗎？」警官逼問二女，二女皆點頭表示所

言屬實。

「荒唐！剛認識就爭風吃醋打起來，烏蒙山區未婚的小伙子多得是，為何偏要爭著搶一個來歷不明的外地人？簡直是胡鬧嘛？沒事找咱們警察尋開心麼？」這位警官愈說愈氣，指著毛澤東咆哮叱罵起來：

「張湘風！你跟我聽著，來雲南生意不做，不務正業，專門拈花惹草，勾引良家婦女，科罰三塊銀元，快滾回老家去吧！」

「我又沒有打架？為何還罰得多多些？」
 毛澤東質問。

「她們是因你而扭打起來？你是罪魁禍首，當然要多罰些，再不服就番一番加罰一倍，倘若繳不出罰款就關進監牢。」警官指著他的鼻尖吼叫：「你服不服氣？」

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毛澤東趕緊從腰包裡摸出大洋七塊，替二女及自己繳了罰鍰，當然不給收據。在警局內的三位警察眉笑顏開，揮手正要叫他們滾出去。

突然，省警察廳一位傳令兵，騎了一匹健馬闖進警局大門，遞上一件密封的特急公文，警官拆開一看，面色凝重，公文上大約有三點：(一)據聞紅軍先頭部隊正向烏蒙山區竄進，希我山區各警局員警，務必協助軍方，妥加防範，伺機圍剿。(二)國府剿共最高統帥蔣介石，為示剿共決心，特將緝捕毛澤東的獎金額提高為銀洋十萬元。(三)為防共謀潛入山區倡亂，應嚴密偵監陌生人行蹤。公函內並附有一幅毛澤東的圖像。

「哎唷！毛澤東的身價又番了一番，蔣介石懸賞十萬大洋抓他，要是咱們抓到他，烏蒙山區的人都發了！」警官高聲驚呼起來。

「獎金十萬大洋！白花花的可堆成山，幾輩子也吃不完啦！」門口及窗外的觀眾驚詫說：「咱們都想抓到他，但不知他的長像如何！」

警官把公函遞給另兩位在座的警察傳閱，毛澤東此時內心暗叫大事不妙，這回可能在劫難逃，他正打算拉著二位少女步出大門口，突然有位警察揚聲喝道：

「張湘風你跟我站住！讓我仔細看清楚！」這位警察的吆喝，毛澤東只好裝鎮靜地站住，且從容不迫地轉過身來。這時整個警局內外的視線皆集中在他的身上。

「報告長官！」那位拿著毛澤東圖像的警察指點說：「你看這個張湘風的長像，身高與年齡，真有些像毛澤東嘛！何況他也是湖南人。」

警官拿著圖像在毛澤東面前比對，狐疑不定地說：「像倒有點像，不過圖像的人是個亂髮蓋耳，兩頰橫肉，臉色黝黑，活像個土匪頭子；而今天的張湘風則是髮長不過耳，兩頰瘦削，膚色白皙的書生模樣。我倒希望他真是毛澤東。」警官此時厲聲喝問：「張湘風！你有證明身分的文件嗎？」毛澤東近年來轉戰西南各省，腥風血雨，自是削瘦很多。且官方的圖像有意醜化，看來像個土匪

「報告長官：我有證明文件！」毛澤東在此緊要關頭，態度從容而溫和地從衣袋裡掏出一份文件，哪是十二、三年在湘、贛邊區便於搞「秋收起義」，化名張湘風的江西安源煤礦廠探購員證明文件。

「你以前是煤礦廠探購員，現在怎麼變成中藥探購商的？何況證件陳舊模糊？」

「報告長官：中央軍跟朱、毛匪軍打仗，礦廠毀於戰火，爲了生活才改業探購中藥的。」毛澤東爲了脫險，才左一個「報告長官」，右一個「報告長官」，討好那位警官。同時，故意把紅軍貶抑爲「朱、毛匪軍」，以示絕非紅軍的同路人。

警官猶豫半晌，又跟另一位警察咬耳朵交換意見後，大聲斥喝道：「張湘風：你今天要爬出警局大門，必須在本地找一位殷實的舖保，否則以來歷不明論處，關進看守所待審，你有保人嗎？」

這可把毛澤東搞慘了，人生地不熟，哪來保人可找！焦思苦慮，搔抓著頭上亂髮，也想不出有什麼保人可找。警察們等得不耐煩！連聲催促說：

「找不到保人，先關進看守所再說，等人保你再放出去！」

毛澤東心裡急躁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心想這次死定了，關入看守所夜長夢多，終必露出馬腳。這時在一旁的「小辣妹」阿卡娜與「小巫女」阿詩芬，不忍見到代她們繳罰

錢的好心人被關進看守所，急步趨前向警官求情說：

「我們兩人願意保他！」

「哼！你們兩人未到法定年齡，自身難保？不要再生事，快些回家去！」警官喝斥：「來人啦！快把這個張湘風關進看守所去！」

兩名警察應聲趨前，正要把孤立無援的毛澤東架走，這時，但見一位年輕婦人牽著一個小男孩跑進警局懇求道：「別把張先生架走，我願作他的保人！」

警官一看，來人是當地悅來客棧老板娘，遂警告她說：「汪老板娘，妳別來攪局，當保人關係重大，妳有幾個腦袋敢替不相干的外地陌生人作保？」

「他不是陌生人，是我的親表哥，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他背脊上有三顆大痣，兩顆是黑的，一顆是紅的，呈品字形靠在一塊，不信的話，可脫下他的上衣檢查！」

警察們爲驗証她的說詞是否屬實，於是用力扯下毛澤東的上衣，背上果然有二黑一紅的三顆大痣。門口及窗外的看熱鬧的觀眾都哄然驚叫說：

「啊！真是汪老板娘的表哥嘛！否則被關進監牢，屈打成招，不死也會剝下半層皮！」

警察們疑慮盡消，讓汪老板娘簽字畫押，把毛澤東保釋了出去，並邀請「小辣妹」及「小巫女」一同到客棧歇息。她的客棧，

位在半山腰，背靠青山，面臨小溪，景觀頗佳。毛澤東出乎意料之外地被汪老板娘保釋出來，絕處逢生，驚喜交集。但他不明白汪老板娘爲何要保釋他？雖說有些面熟，一時又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她。

「張先生：你是貴人多忘啦！十二年前的大除夕，你來到湘、桂交界的新寧縣，投宿悅來客棧，朋友們怕你在旅店寂寞，挑選我來陪伴你，你還戲說我的臉型和身材像你家中的老婆，你們男人真負心，你背上的痣，我都牢記在心，你卻忘得一乾二淨！」汪老板娘述說前情。

「哎呀！我記起來了，你就是那位害羞的水擺夷姑娘汪月嫦啦！」毛澤東終於憶起綺美的往事。

「虧你記得，還算有良心，這次總算沒白保釋你。」

「張先生，你真風流啦？家中有老婆，還在外拈花惹草，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又賊又毒！」小辣妹接口說。

「男人哦，盡是偷心的賊，毒害女人不償命，女人都得當心點兒！」小巫女隨聲附和。

「我的妻子已於五年前病死了，現在是個單身漢，我從未騙過或害過我愛的或愛我的女人！」毛澤東隱瞞了實情，臉不紅心不跳地說起謊言來，臉上流露出傷感的表情。

「今天大家喜相逢，有緣份，不可再談傷感的往事。」汪老板娘高聲呼叫：「月娥

呀，妳快來招呼大家到後面溫泉池泡一個澡，洗掉今天在警局的霉氣。我去燒飯炒菜，等你們來乾幾杯。」

有福同享樂此不疲

汪月娥是汪老板娘的胞妹，模樣相仿，年約廿二、三歲。毛澤東看到她倆姊妹，心中就浮現出愛妻楊開慧的影子。

他們被汪月娥領路帶到後面的溫泉池，毛澤東才發現是一個露天的天然溫泉，無遮無掩，這是當地少數民族的習俗，男女同浴。三個女孩子興高采烈，急忙脫下衣裙，步進溫泉泡澡，笑聲喧嘩，其樂無窮。毛澤東睹此景況，腳躡不前，窘態畢露，旋被小辣妹和小巫女拖拉下水，衣褲盡濕，最後還是剝光一切，不留寸縷，跟大夥兒一同裸浴。

溫泉裡的水在熱氣蒸騰下，彷彿有一層輕紗般的薄霧籠罩著，三個女孩子白皙的肌膚，窈窕的體態，胸前堅挺的乳房，臉蛋受熱氣蒸發後，白裡透紅，散披肩上的烏黑秀髮把肌膚襯托的更加潔白嬌嫩。在毛澤東色迷迷的眼睛看來，她們每位都是出水芙蓉、凌波仙子，更像唐代「侍兒扶起嬌無力」的出浴貴妃。他在遐想中，綺念萌生，其身上的敏感部位不自覺地奮張昂揚起來，在清澈的泉水裡隱約可見，偶然被這些眼尖的女孩看見了，羞窘地竊竊指點笑說：

「張先生呀！好不羞臊，狐狸尾巴露了出來，好色啊！真是個不老實的風流胚子啦

！」他們在嘻笑中，泡完溫泉澡，塵垢盡除，渾身輕快，汪氏姊妹給毛澤東找來乾淨衣服換上。大家才發覺肚子好餓，於是在客棧樓下飯堂用午餐，汪老板娘燒出一桌子的道地滇菜，它介於川菜和湘粵菜之間，香辣適中，清淡爽口，佐以滇產啤酒，四美在座，真叫毛澤東飽了口福和眼福。

有美女在座，他便飲酒放量，兼之四位豪放女，酒興來了，一發不可收拾，先是相互舉杯敬酒，繼而彼此猜拳鬧酒，進而演變成誰怕誰的拼酒與灌酒。女孩子酒喝多了，額沁香汗，粉臉泛紅，鬢髮蓬鬆，益添嫵媚。於是，看見她們一見如故，開懷暢飲的豪情，他浪漫派詩人的靈感來了，建議她們四人何不結拜為異姓姊妹，以後大家有個照顧。汪家姊妹為巴結有權有勢的土司千金及小姨子，算是高攀，滿口贊同，而小辣妹阿卡娜和小巫女阿詩芬，年輕任性，也不反對。於是，她們說了就做，在神案前盟誓結為姊妹，爾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序齒是汪家姊妹是大姐、二姐、阿卡娜是三妹，阿詩芬是么妹。

「四姊妹魅力，凡人無法擋。」何況一向嗜色如命的毛澤東，哪能抗拒她們各有千秋的魅力，這種魅力無異是「致命的吸引力。」從此毛澤東便成了她們「有福同享」的對象，他也樂此不疲。

耳鬢廝磨暢訴衷情

汪月娥是毛澤東的「老相好」，她在枕邊向他傾述十二年來的悲慘遭遇，她在廣西新寧縣悅來客棧當服務生，約莫八年前認識了烏蒙山傣族青年柯布納，兩情相悅，從良結為連理，隨夫回到此間開設悅來客棧，一年後生下一子，生活倒也美滿。殊不知三年前，雲南軍閥龍雲麾下的一名親信軍官，垂涎她的姿色，逼姦不成，惱羞成怒，誣陷其夫柯布納與泰緬邊區「金三角」毒梟勾結，販毒走私，汪月娥向上級伸冤，官官相護，誰也不管，更無人出面主持正義。柯布納在獄中受不了酷刑，出獄不久，一命嗚呼。從此孤兒寡婦，相依為命，自古「寡婦門前是非多」，幸好有胞妹月娥相助，否則這家客棧撐不下去。

毛澤東聽罷，同情她的命運坎坷，更痛恨滇省軍閥爪牙的橫行霸道無人管束，誓言要剷除軍閥，為民除害。但她卻是個迷信的婦女，歸咎於「悅來客棧」與她的八字不合。請求毛澤東給她的客棧改名字，換個新招牌從新開張。

於是，他的興致來了，遂改店名為「東興酒家」，寓意是他毛澤「東」取的名字，今後必然生意「興」隆。他還揮毫寫了一副對聯：「東不管、西不管、酒管，興也罷、衰也罷、喝罷。」

這副對聯，把酒家的名字——「東興」二字嵌在聯首，且道出了一般老百姓對軍閥暴政的無奈，而汪家姊妹正是暴政下的受害者

酒家重新開張後，立即引起旅客的興趣，過往客人一到酒家門前，莫不佇足觀賞與深思；稱讚寫對聯的人有才華。故此，附近許多飲君子都喜歡乘興到酒店裡坐一坐，喝上幾盅美酒解悶消憂，兼之汪家姊妹年輕貌美，待客親切熱忱。此後，這家酒店的生意，果不出毛澤東所料，如日東昇般的興隆起來。

一日，烏蒙山北麓土司瓦乃木來到酒家喝酒，看罷酒家新招牌及兩旁對聯，十分讚賞；回家後悶悶不樂。他的么女刁蠻公主——即「小辣妹」阿卡娜，問其父為何不爽？瓦乃木嘆息說：「為父在烏蒙山主峰半山腰新建的亭子，迄今仍找不到高手命名及寫上一副對聯，空有新亭，青山失色，鎮上東興酒家的名字及對聯寫得真好，不知出於何人手筆？」

「待女兒明日將此人請來！」阿卡娜誇下海口。

第二天，阿卡娜果然把毛澤東請上山來，他接受傣族土司瓦乃木及其族中長老的請託，佇足新亭觀賞山景後，建議將新亭命名為「半山亭」，當即揮毫寫出對聯一副：

「走不完的前程，停一停，從容步出；急不得的心事，想一想，儘可拋開。」

這副對聯，寓有人生哲理，獲得一致讚同，稱譽他是不可多得的才子。土司瓦乃木父女及其族人，邀他到村寨作客，可是毛澤東稱有要事待辦，堅持下山離去。

說起雲南的「土司」，許多外地人不甚

清楚。據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傳」記載：

「西南諸蠻，有虞氏之苗裔，商之鬼方、西漢之夜郎、靡莫、印笮、費之屬是也。」

自巴夔以東及湖湘嶺嶠，蟠踞數千里，種類殊別。歷代以來各自相君長，原其為王朝役使。

自周成王時孟津大會，而庸、蜀、羌、茅、微、盧、彭、濮諸蠻皆與焉。

及楚莊躡王滇，而秦開五尺道，置吏沿及漢武，置郡尉縣屬，仍令自保，此即土司，土吏之所始歟！」

這說明了土司的起源，其制度的建立則始於元。元代立雲南行中書省，在各路均設置宣慰司、宣撫司、萬戶、千戶大小不等的世襲土官。

明、清兩代承襲之，名目有土把總司、土千總司、土便委司及土司等。

民國以來，雖實行改土歸流，在其地設置縣治或設治局。但雲南省因地處西南邊陲，各邊地或山區縣局以下的政治實權仍操在土司手裡，而省縣政府對各地土司的行文，也仍以某某土司相稱，依舊承認土司制度的存在。由於雲南邊陲山區，交通不便，鞭長莫及，各地軍閥爭戰不已，政府無暇有效掌控，致使有的土司割據稱雄取代中央的勢力，形成了根深柢固的「土皇帝」。一般人爲了討好土司，通稱其子爲王子，其女爲公主，儼然「帝王家」的氣派。

有些不肖土司以「天高皇帝遠」心態，

勾結當地滇省軍閥或官吏，存心利用邊地「情形特殊」作藉口，來作爲向邊民需索的護身符，擁槍自重，包庇煙毒，作威作福，把中央政府的政令，陽奉陰違，敷衍了事。久之，土司土官田連阡陌，富可敵國；而一般邊民（包括各地少數民族）勞苦一生，家徒四壁，無以養家活口。

本尊分身假仙唬人

在毛澤東下得山來，向「東興酒家」汪家姐妹話別，就悄然地消失蹤影，搞到「四姊妹的魅力」，也擋不住他離去的心意。

不久，紅軍林彪率領的滇西縱隊，勢如破竹，幾乎席捲了滇西的山區及鄉村。紅軍先喊出「解放」、「自救」及「三抗」——抗兵、抗糧、抗剝等口號。尤其是「三抗」獲得夷民與貧民的好感。

繼而，紅軍又在解放地區推行打倒土豪劣紳、清算土司土官、鬥爭貪官污吏、揪出國特爪牙等政治號召。各地那些平日受到欺壓的老百姓，紛紛「起義」響應；風起雲湧，莫之能禦。各地監獄打開了，哪些遭冤枉坐牢的「犯人」，一腔怒火，糾眾揪出迫害他們的土豪劣紳，反綁雙手，戴著高帽子遊街。至於，那些惡名昭彰的污官污吏或土司土官，有些在群眾鬥爭大會上，經過草率的公審，在群眾的鼓噪聲中，就地槍決。

這一樁樁的事態發展，這一幕幕的血腥

演出，傳到烏蒙山北麓傣族土司瓦乃木，及烏蒙山南麓苗族土司莫迺猛猛的耳朵裡，如迅雷貫頂，日夜惶惑不安，心情沉重；全族上都感到暴風雨即將來臨，卻又一籌莫展。

傣族的刁蠻公主「小辣妹」阿卡娜，耐不住暴風雨來臨前的平靜，叫人窒息的氛圍；她嘔氣獨自下山到「東興酒家」找結拜的汪家姊妹商量。湊巧白族的「小巫女」阿詩芬也來了，她倆的心境是一樣的，無非想找她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共有的情郎張湘風能否想出法子，為家人解困，給族人分憂。可是，汪家姊妹也愁眉苦臉的說：「張大哥好久沒上門了！山區鬧革命，兵荒馬亂，這個死鬼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這個王八蛋！跟我們姊妹泡溫泉澡或……時，甜言蜜語，還自認爲很了不起。有正事找他商量時，鬼影子不見，待我下次抓住他，不剝他一層皮，我不算小辣妹了！」這是阿卡娜在切齒地放狠話。

「哼！我看透他了，只會在咱們姊妹身上施展『旁門左道』的功夫，事情來了，他呀！像個縮頭烏龜，不知躲到哪個娘兒懷中吃奶去了。他若在感情上背叛咱們姊妹，我要他生不如死！否則，他不曉得小巫女的利害。」這是忿怒的阿詩芬在叱罵。

她們四姊妹不見他的身影，也不知他的下落，心中有遇人不淑的失落感。無論她們思念也好，忿怒也好，咒罵也好，只算是吐出胸內的怨氣而已。然後她們又各自垂頭喪

氣地離去，問題沒得到解決。壓在心坎上的負荷愈來愈沉重。

一天，紅軍總政部拍來緊急開會通知，訂期在魯甸縣馬家村召開烏蒙山區軍民聯歡大會，通知中指名傣族土司瓦乃木和其公女阿卡娜一同參加，苗族土司莫迺猛必須和其小姨妹阿詩芬一同與會，註明不得缺席或請假。他們心中惶恐，認爲在劫難逃，惟有硬著頭皮，準時赴會，準備接受命運的安排，橫豎老命一條，怕也無用。

馬家村位在烏蒙山區中部山麓的埧子上，曠場上聚集二、三千人，上百紅軍在會場四周荷槍實彈巡防。臨時搭建的司令台上紅旗招展，瓦乃木和莫迺猛兩土司的位置排在台前的第一排，「小辣妹」阿卡娜和「小巫女」阿詩芬的位子，竟然跟汪家姊妹月嬌、月娥緊靠在一起，故而心中的恐懼感減輕了些。

會議開始全體肅立，演唱「義勇軍進行曲」後，首由矮胖個子的鄧小平出場，他以中共黨中央秘書長兼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身分致開場白：「……我建議大家熱烈鼓掌，歡迎咱們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同志給大家講話……。」他的四川腔調，台下每個人都有親切感。接著就是熱烈掌聲響了起來。毛澤東慢慢走向主席台前，用他高昂的湖南口音講話：「……烏蒙山區的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同志們：這次紅軍受到在座各位起義相助，順利解放了滇西，特此表示謝意

。今後紅軍要以烏蒙山爲根據基地，進而解放雲南，解放全中國……。」全場不時掀起熱烈掌聲。

「爸爸！台上講話的毛澤東同志，很像前些日給咱們新建的亭子命名寫對聯的張湘風嘛！」刁蠻公主阿卡娜向其父悄聲地說，瓦乃木疑信參半。

「姐夫：真是奇怪哦！天下的人怎會有兩人完全一模一樣的，你看台上的人像誰呀！」小巫女阿詩芬向其姐夫莫迺猛竊竊私語。

「是呀！這不是哪個中藥採購商嘛！是我叫你跟他當嚮導及翻譯的，怎會一下子變成毛澤東同志啦！不是我老眼花了嗎？」莫迺猛也搞的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姐姐！妳仔細看清楚些，台上講話的人，明明就是妳的『老相好』張湘風嘛，奇怪！怎麼忽兒變成了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他一向嬉皮笑臉，今而居然正經八百的裝腔作勢起來……。」汪月娥向其姐悄語。

「他呀！燒成灰我也認得出來，毛澤東就是張湘風的化身，看他故作正經的『假仙』唬人神情，好滑稽、好可笑喲……。」汪月嬌接口說。他們幾個人無心聽演說，一味悄聲議論台上的毛澤東和私下的張湘風，究竟是兩個人或一個人的「分身」？但是，她們四姊妹很難想像張湘風在溫泉池的裸露窘態，在床上做愛的風流花招與輕佻舉止，跟台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毛澤東同志合而爲一。

食有美宴寢有美女

毛澤東演講完畢，接著是討論會，最後是文藝節目表演。大會圓滿閉幕後，毛澤東特別闢室單獨接見他們，指示下列幾點：

一、要求傣族土司瓦乃木和苗族土司莫迺猛，在烏蒙山區起帶頭示範作用，主動跟政府軍劃清界線，即和紅軍結為盟友。

二、紅軍不致清算鬥爭他們，但要他們分別為紅軍效力，代紅軍收購糧秣，提供大軍運用，不可或缺。

三、請傣族土司瓦乃木，在雲南與貴州兩地收購名貴中藥材，運往廣西桂林統交曹阿根（毛澤東岳父之一）及張小虎（毛澤東舊情人曹秀娃之子）合開的中藥店批售，所需資金悉由紅軍墊支，營利所得，採購紅軍亟需軍用品。

四、請苗族土司莫迺猛，於雲南及泰緬的金三角收購煙土，所需經費由紅軍墊付，然後由紅軍經特殊管道運往內陸各省及香港或南洋銷售。營利所得，解交中共中央統籌運用。

五、汪家姊妹所開的「東興酒家」，成為紅軍對外經貿連絡站，資金悉由紅軍撥付。

會議後，滇西各地土司都很羨慕莫迺猛與瓦乃木，他倆不但沒有遭清算鬥爭，保住了家產，而且還獲得優惠的美差，聲勢更加強旺。推究其原因，前者有個美慧的小姨子，

後面有個漂亮的么女兒，同獲毛澤東的垂青。「東興酒家」汪家姊妹聲價陡增，大家都來巴結她們，店內高朋滿座，生意興隆。

毛澤東獲得地跨黔、蜀、康三省的滇西烏蒙山區作根據地，震動了雲南，坐鎮昆明的滇省軍閥龍雲與盧漢，有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欲電請蔣介石派大軍前來圍剿。毛知情後，以立足未穩，切忌再蹈井崗山五次被圍剿覆轍，乃派其愛徒張湘岳潛赴昆明，攜毛親筆函與龍雲、盧漢密談，簽訂秘密協定，互不侵犯。紅軍不攻昆明，滇軍亦毋須引狼入室，電請蔣介石派軍前來圍攻。至於烏蒙山區的紅軍只是暫時借駐而已。此一協議，即埋下盧漢等於十三年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叛投中共的伏筆。

於是，毛澤東率領的紅軍有了喘息機會，毛本人才能放鬆心情，好整以暇地遨遊滇西南的廣大地區，像煞「遊龍戲鳳」的調調兒，於少數民族少女的歌聲舞影中，享受迥然各殊的溫柔鄉風味。

他一向嘴饞好色，各地土司投其好，邀請毛到其村寨巡遊，觀山玩水，吟風詠月之際，免不了以盛宴美食招待，然後招來綺年玉貌少女獻演歌舞，如有毛屬意者，就叫她獻身侍寢，討其歡心，盼能得到優惠權益。

毛澤東並非金剛不壞之身，食有美食餼口，寢有美女在懷，春宵苦短，且且而伐之，掏空了身子，逐漸虛弱起來。幸而雲南盛產名貴中藥如：冬蟲夏草、三七、當歸、茯

苓、天麻、鹿茸、肉桂等皆是上品補藥，熬燉雞湯食用，嘗能收到強精、補腎、壯陽的奇效，他藉此彌補了精力過度透支的虧虛。

他自幼博覽群籍，印証了雲南是個紅土高原，滿山遍地盡是赭紅色土壤，跟紅軍的紅旗一樣的赤紅色。這正是紅軍的故鄉，有四季如春的氣候，有風光如畫的青山碧湖，更有廿六個土著民族的美女點綴其間，他興起了稱孤道寡，終老此鄉的綺念。

他不辭跋涉，巡遊了麗江，西雙版納及大理等地的名勝古蹟。尤其對雲南西南邊陲的大理古城，印象特深，它東臨洱海，西枕蒼山，是古代南詔的首府，城中有城，稱為「紫禁城」。

色膽包天倚紅偎翠

大理之美，美在「銀蒼玉洱」的和諧配合，蒼山十九峰的積雪與洱海的湖光相映，加上洱海岸邊及船上白族婦女紅藍相間服飾的點綴，美景如畫如詩，美女似花似仙，令人心曠神怡，眼睛忙不過來。

當時大理白族土司段玉書，是個八面玲瓏的厲害人物，為了保障他的勢力，使用「鴨子滑水」的外交手腕，周旋於國府中央，雲南軍閥與中共紅軍三者之間，保持著危險的平衡。他秘密邀請毛澤東往訪，對外毫不宣揚，卻在其府邸設宴熱忱招待，桌上儘是具有代表的滇省風味菜，包括汽鍋雞、紅燒象鼻、大釀熊掌、宜良烤鴨、紅燒鹿肉、鍋

貼乳餅、醃青頭菌、過橋米線……等，色、香、味、形俱全，吃得毛讚口不絕，頗稱滇菜選料考究，製作精細，是西南美食之鄉。席間有白族少女獻演歌舞，是一種獨具特色的傳統花燈歌舞，它在發展中不斷吸收其他少數民族舞蹈的特點，形成了大理白族自己的獨特風格。

每位出場的表演者，莫不綉年玉貌，歌聲甜潤，舞姿美妙。尤以領銜主演「游春」的段小鳳，及表演「山茶贊」的女主角蒙詩蕙，臉型娟麗，秀眸含春，身材高挑，歌聲舞影，皆屬上乘之選。

她二人的一顰一笑，顧盼神飛的魅力，直叫毛澤東魂授色與，愛到心坎深處去了。她倆表演完畢後，毛給與豐厚賞賜。土司段玉書看在眼里，當然明白毛澤東色迷迷的心意，他暗問毛喜歡哪一位？魚與熊掌難作選擇。於是，段玉書為巴結毛澤東，忍痛割愛，命二女輪流侍候。

在大理期間，段向毛提出他應比照烏蒙山區瓦乃木與莫迺猛兩土司享有的優惠待遇；毛因迷戀著段小鳳與蒙詩蕙二女的美艷姿色，滿口允諾。

惟毛離去時，要求段派其白族少女歌舞團前往滇西紅軍據點，勞軍巡演一個月，段也一口答應。

由於該團的女演員，色藝雙絕，歌舞精湛，受到各地紅軍官兵熱烈歡迎，瘋狂喜愛，慰藉了他們枯燥而單調的戰地生活，振奮

了低落的士氣。巡演結束，毛色膽包天，硬把段小鳳和蒙詩蕙留了下來。

從此，毛澤東視此二女為「禁燬」，倚紅偎翠，左擁右抱，每晚都不離開了。不知此二女身上有什麼神奇的功力，竟把他迷魔的神魂顛倒。他居然把「東興酒家」的汪家姊妹拋諸腦後，對傣族的「刁蠻公主」小辣妹阿卡娜失去性趣，對苗族的「小巫女」阿詩芬倒盡胃口。

但在她們四姊妹心中，無論他名叫張湘風或毛澤東，皆是一丘之貉，大騙子，大色狼及負心的人。

孽債深重誤中蠱毒

詎料不久，毛澤東忽然得了一種怪病，先是飲食無味，每夜失眠盡做惡夢，繼而心緒煩躁，四肢無力，軟趴趴的，病懨懨的，體重減輕，面黃肌瘦，有時忽冷忽熱，精神恍惚，甚而語無倫次。

紅軍政要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彭德懷等著慌了，急找軍醫診治，發現他心臟血壓正常，就是查不出得了什麼毛病。復找附近中西名醫也診不出病因，以致無法對症下藥。

眼看他病情日益惡化，大家卻束手無策，鄧小平曾慨嘆地說：「倘若毛澤東同志有個三長兩短，紅軍群龍無首，難道這是天要亡共產黨嗎？」

西南邊疆民族篤信巫教，男巫叫「端公

」女巫名「仙娘」。一天傍晚，有一位老仙娘拄著蛇頭拐杖，來到紅軍營前，聲言能診斷出毛的病因。鄧小平見老仙娘一頭雪白頭髮，滿臉皺紋，但精神抖擻，雙目炯炯有神，似乎有些道行，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即請她進營診治。

老仙娘步入毛澤東臥室，望聞問切一番，默思半晌，突然大驚失色地說：「哎呀！糟糕！不妙！他患的不是你們中原醫書上所載的疑難雜症；而是……而是……。」

「老仙娘！急死人了！請快說吧！」鄧小平和周恩來等催促她快說。

「哎呀！真奇怪！」老仙娘仔細檢視一番，低沉地嘆氣說：「罪過呀！罪過，他患的不是普通的病，而是中了雲貴地區土著婦女所施放的『蠱毒』。不錯，是一種幾乎失傳的邪惡奇毒，是痴情婦女在極度怨恨的心態下施放的，致用毒的分量很重，唉！真是孽債啦！」她說罷，連連搖頭。

「有仙丹靈藥可治嗎？」大家急切地問

「現在你們能做的只有兩件事情」老仙娘以炯亮的眼神掃視了圍在床前的中共黨政軍要員，然後用冷峻的口吻說：「第一件，是趕快查出放『蠱毒』的女子，請她惦念舊情，大發慈悲心，拿出解藥，必然藥到病除。第二件，倘若半個月內查不出放『蠱毒』的女子，就快給他辦理後事吧！」（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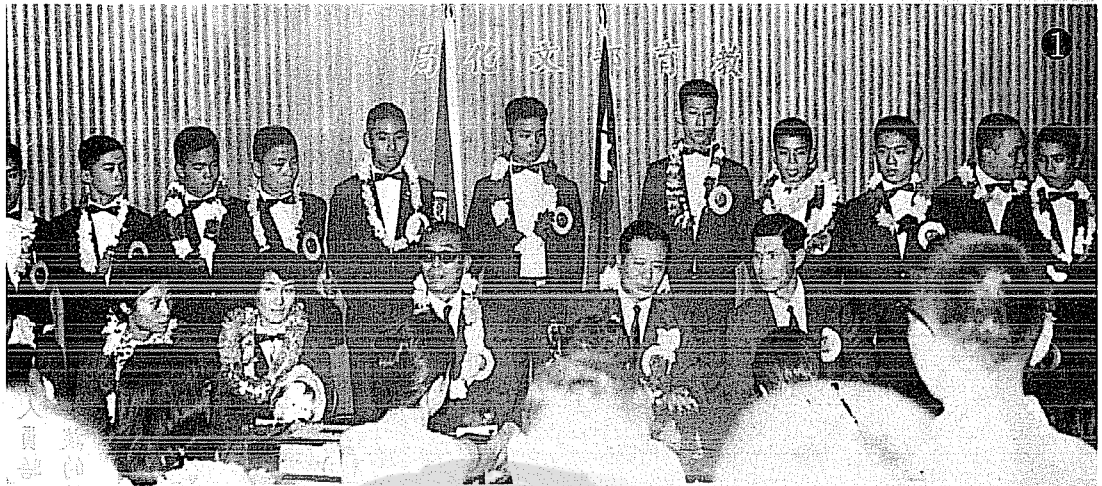
劉昌博：「戲說毛澤東」插圖（文見 145 頁）

- ① 作者劉昌博（右）早年訪菲律賓與馬可仕夫人伊美黛（中）及旅菲學人邢光祖（左）合影。
- ② 作者劉昌博（左）偕夫人楊承欽（右）在三峽梯歸江邊合影。



①毛澤東（左二）與藝術工作人員晤談時合影。
②毛澤東（右）與滬劇演員們晤談的神情。





劇團成員合影。



① 作者劉昌博早年（前左四）率領中華少年國劇團訪日與團員們合影，前排左起：楊蓮英、郭小莊、王振祖、前右一為朱嘯秋。
② 作者劉昌博訪大陸在黃山最高峯光明頂留影。



① 毛澤東（前左）為女幹部簽名留念。
② 毛澤東（右）與文藝工作者擁抱留念。